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十七

四之四

集賢學士劉公

公名敞字原父吉州臨江人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通判蔡州召試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考功知制誥出知揚州徙鄆州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永興軍嘉祐八年召判三班院太常寺出知汝州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

直集賢院是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謂王事莫重於樂今材學滿朝辨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顧使若趙談者居間臣恐爲袁盎笑也

弟舍人放撰行狀

秦州與羗人爭古渭州上以問左右棄之存之孰利公時從三司奏事聞之上奏獨請棄之以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羗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

命以貪咫尺之地而有棄明信規小利之名於夷狄使其有以窺中國非計也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接多事財用匱竭矣

狀行

公判考功夏英公薨賜謚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 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

歐陽公撰墓誌

至和元年正月張貴妃薨追號溫成皇后有

獻議求為立忌日禮官請對不許公奏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猶不立忌柰何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恐 祖宗神靈不樂於此 上乃止

狀行

初陳丞相以公不附已論議不能佑公唯天子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開納無疑故亟用公知制誥陳丞相以脩注未一月為言 上不聽曰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曰 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便有所聞當一一語朕也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

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
事吳充謫罰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謂
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苟且已甚
稍激厲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以此得罪
豈不傷事害政也請追止前命已而脩起
居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 上
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它中
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
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
則不然 上意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

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
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震
之異居五日地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雪後
累日昏霾太陽色黃濁略皆如公言公又
密勸 上收覽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
不行以消伏災變 上深納之

行狀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
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
進而難退願 陛下叅任觀之呂溱蔡襄
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

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
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 上悟

頗留脩等

狀行

官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
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

墓誌

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
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
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
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

三之二

四之四

四

二

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
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
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
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其
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墓誌

初狄青自南伐歸為樞密使京城小民間青
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
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 上自正月不豫
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公憂之會將赴揚州
辭行見 上因言 陛下愛青不如出之

以全始終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 上頷之曰可語中書公過見三丞相謂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 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丞相應對唯唯公既至官拜表又徧遺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爲青發也至八月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

先是有彗星見青去之夕而彗沒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公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茲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邪公之建言或以爲過計及後乃大服云

行狀

揚州雷塘即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徃數十歲官取蓄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官始議以它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脩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

稻舊田主三百餘口皆飢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大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即判還之發運使猶以漕運事動朝廷靳留之公用種稻事證明其無用朝廷乃聽公杜公丞相衍致仕居南都聞之喜曰真良太守矣

行狀

公初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附之而民大和及至鄆鄆比易守政事不治市邑攘敎公行不禁訟或至累月不決公撥遣簿書決平獄訟不數日則已無事乃

更約束明賞罰下吏奔走承命月餘境內正清盜賊屏息使客行壽張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以告耆長長為守視頃之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取故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麥不登鄆州尤多蝗虫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

行狀

召還朝是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天子

嘗優容之下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公以爲此皆挾僞求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爲準以防未亂

狀行

是歲天子將親大祫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

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群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

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求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雷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禮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挹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章凡四上

天子得公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是忤時相行狀

禮官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

如公言

墓誌

蜀人龍昌期者著書傳經以詭僻眩衆至詆毀周公雜用佛說擁弟子十數人至都文丞相薦諸朝以所著書示兩制公與同列平奏昌期非聖不經請下益州毀棄板本事未行而昌期用薦賜五品服帛百疋中外疑駭公拜疏曰臣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僞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 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焉昔孔子作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而朝廷顧多昌期之

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淺深詞極切直昌期亦皇懼不敢受賜

行狀

公治長安豪猾斂手良民得職大姓范偉積產數巨萬冒武功縣令范祚爲其祖持祚爲今時黃勅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更西事調發下戶困敝而偉自若盜扣祚墓以已祖母合葬之謾云祚繼室也雷簡夫以處士登用能爲文詞偉賂簡夫使爲墓碑以信其僞偉因此出入公卿間持府縣短長

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皆知偉
罔冒畏偉不敢言吏受賕者輒為偉蔽匿
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謹呼稱
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偉因謀及變
前狀是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
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變而偉亦以更
大赦杖之而已長安人恨之

狀行

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上初即位有疾
皇太后嘗臨朝 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
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以謂

當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口舌爭也是時
方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公因陳前
說曰舜至側微堯越四嶽禮之以位天地
饗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
光于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
為友辭氣明暢 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
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即日傳
其語於外 慈壽聞之亦大喜

狀行

公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除諫
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

受之非以邀名也

狀行

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
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宵中居
家不問有無喜調宗族旣卒家無餘財與
其弟放友愛尤篤

墓誌

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
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略皆究知大
略求其意義合於聖人者而世人所謂善
者亦不廢也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
視填星指曰此於法當得土不乃得女居

數日使者來因言宮中兩夫人皆當就館
呂相視笑數月果生兩公主又嘗齋太一
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
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
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
大位去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鍾鼎器皿數
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竒古公案讀之因
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匱敦簠簋與前世學
者所說不同其所言齊黃同冕亦書傳所
不載也公與人交不求其備得一善則稱

道之其推進者甚衆而與江休復鄰幾最善嘗曰鄰幾和而不流柔而不犯當求之古人阮籍陶潛之倫也薦之於朝及鄰幾死歐陽永叔爲誌墓石公爲書之以致意焉梅堯臣聖俞與公親且舊旣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公爲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不發封盡以賻梅氏公平生未嘗輕爲人書銘特此二事以經營

二友云

行狀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五之一

叅政唐質肅公

公名介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歷官州縣召爲監察御史裏行遷殿中侍御史裏行以言事貶英州別駕數月徙監郴州稅通判潭州復召爲殿中侍御史除直集賢院權開封府推官出知揚州歷轉運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出知洪州英宗召爲御史中丞出知太原府神宗即位遷權

三司使遂叅知政事薨年六十

公爲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以高貲爲上下所漁擾或者不厭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喜擊斷則逮繫其家百口極獄之慘情不得奏專以屬公公攷閱實非殺人者守又奏以爲未盡詔遣御史方偕移劾澧州卒用公所具獄不能變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公終不自言也

劉忠肅公撰神道碑

知莫州任丘縣縣當國信驛頓往返誅索繁急其下因緣爲姦利異時俛首趣事莫敢

何辨公爲作區畫預居其物每使至親坐
驛門給之一以法令從事應復還而毀失
者移文取其償故過者皆戢上下便之塘
水歲浸邑田十一村而塘實中人主之州
縣畏其執不敢拒公募民自高陽起堤亘
十餘里蔽之其患遂息

神道碑

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以庫帛配民而過估
之公即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菑
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爲之卹然則爲上存
民者不在安撫司乎嶧聞怒按其留牒不

即下公終不從嶧亦不能果行

王禹玉撰墓誌

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內侍督作龍鳳車于啓

聖院公言此 太宗神御所在爲後宮輿

服故喧瀆其中又飾金玉過制皆非是詔

罷之

神道碑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

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 仁宗爲脩媛

堯佐遂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

牧四使御史唐介上疏引楊國忠爲戒不

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

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庭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 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 仁宗怒却其奏不視

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也 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曰介言它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 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

正救解之 上亦中悔改為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黜吳奎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

死

名呂傳及碑誌○又晁以道云 仁宗貶唐介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置之便殿○又

聞見錄曰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菱器帝怪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

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

謂燈籠錦者 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 陛下眷妾故有此獻 上終不樂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

遺張貴妃公不知也

公怡然南去絕口不為人道當此之時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慕聳然有立志

往往作為文章以頌詠其美自是言事官

以畏嘿為恥而大臣亦知所鑒戒云

神道碑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

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

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

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湘山野錄

改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

特遣內侍齎告勅就賜令乘驛赴朝公至

不以一語自明 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

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頓

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前

墓誌神道碑

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請還
公言路時潞國文公再當國亦言唐介頃
為御史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如中
復言召之

神道碑

為河東轉運使戎人盜耕河西經略使令築
堡限之而麟州守將輕出按視賊奄至與
戰而沒朝廷罷易帥臣公攝事即絕其互
市盛兵境上戎人懼乃來請議事平多如

公冊

神道碑

三
五之一

五

周升

仁宗至和後御朝淵嘿公言君臣如天地以
交泰為治願時延訪群下發德音可否政
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
如孫沔呂溱侈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
論宮禁干巧恩澤其命不繇中書此古所
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宮冗數
罷祈禳之不經者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凌
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天下配軍
至死無赦與古律意異宜令有司差其重
輕有所縱遣仍著為法又言士節弗立願

委大臣進敦朴忠厚之士稍抑聚斂文法
吏以銷刻薄浮競之風 國朝祖陵在保
州自楊懷敏廣塘水稍稍侵近議賜錢改
卜公言遷以安之神以其地與水非尊祖
之道充國公主夜開皇城門入禁中請重
責守者以嚴官省

神道
碑

嘉祐中 仁宗自內閣降密勅近以女謁縱
橫無由禁止今後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
得擅行次日執奏定可否始數日左承天
門一寬衣老兵持竹弊器上以敗荷覆之

門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枚上綴巨蚌燦然
不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
攔更不中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鞠劾次
一小璫馳騎急傳旨令放其物仰進呈府
尹魏瓘不用執奏法遂放之唐質肅公方
在諫垣疏乞再收犯者劾之仍重貶瓘以
戒不虔瓘降知越州

相山
野錄

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自去官號不出
宰相亦待罪公與諫官御史連請辨其曲
直於是罷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荆

南而門下封還制書謂公不宜處外乃留
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陳升之與內
侍通姻不可大任屢疏卒罷之而公亦去
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上書懇留
不報

神道碑

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 英宗面諭曰卿
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繇左右言
也公言 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安樂
唯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為善繼

四海蒙福矣

墓誌神道碑

知太原府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
事初代州岢嵐軍虜數擾邊公遣兵撤其
所築境上堡柵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
待之遂不復敢動其後寇大順城環慶路
移檄出兵牽制公曰守邊之策莫如自重
奈何以小侵故使鄰道勞費非至計也以
事上聞詔以諭西帥

神道碑

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
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
還臺諫官之謫者

神道碑

召拜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僦直公以謂京師狃于恩不喜擾唐稅間架可以爲鑒恐所得不當所損奏卒罷之

神道碑

拜叅知政事公自以進繇直道感槩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復再三未嘗阿屈於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名御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

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

采

神道碑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叅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

東軒筆錄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

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

惟自勉而已

湘山野錄

熙寧初富鄭公弼曾魯公公亮為相唐質肅公介趙少師抃王荆公安石為叅知政事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顛程顛之論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目為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引去唐質肅

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發于背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悅道苦也

東軒筆錄

公端勁之質出於天資立朝風格凜然遇事立斷初無留思而邃於學問待人恂恂有禮自奉簡約未嘗問家有无將終屬其子以脩身持門戶而已

神道碑

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事官缺衆皆

以介宜處之 神宗以其有直名故卒大
用然居政府遭時有爲少所建明聲名減
於諫官御史時

孫叅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
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
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
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
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
薦二臺官爲無媿耳

東軒
筆錄

五之二

叅政趙清獻公

公名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爲武安軍節度推官知建州崇安縣通判泗州擢爲殿中侍御史出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路召爲右司諫出知虔州召爲侍御史知雜事爲河北都轉運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未幾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累章乞罷以資政殿學士

知杭青二州進大學士知成都府知越州又徙知杭州元豐二年告老加太子少保致仕薨年七十七

公爲武安軍推官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蘇內翰撰
神道碑

以母越國太夫人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

子傳

神道碑

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罷神道碑

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神道碑

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叅知政事劉沆監護其

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神道碑○又記聞云趙抃上言

陳相不學云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善良很復任情家聲狼藉等八事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眾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

以安

神道碑

知睦州睦歲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

神道碑

西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茲吏亦竦

神道碑

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公陳

二百九十二字

八五之二

八三

周升

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官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

罷

神道碑

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

法踈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官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神道碑

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

二百九十八

八五之二

八四

周升

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

神道碑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

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
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
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
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
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
即罷神道碑

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
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
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
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

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
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
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
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
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
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
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
言入即求去神道碑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悅道為御史以論
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

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悅道對曰忠臣

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

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

既退介甫謂悅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

悅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記聞

趙悅道曰介甫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所贈之物常倍舊例陰結內侍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振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中使二人潛察府界青苗還皆言民便樂之故

三百五

王之二

六

周亮

上堅行盛崇介甫用之不疑又曰晦叔罷中丞之日上諭執政曰王子韶言青苗實不便但臣先與此議不敢論列小人首鼠兩端當黜之介甫德其獨不叛已至今未黜也

溫公日錄

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邵氏後錄

公素號寬厚抗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

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
惡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
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自淄齊來及境遇
風退飛墮水而盡

神道碑

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
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
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
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
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
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

三石升五

五之二

七

柯文

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
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
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
畏戢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
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
為非者

神道碑

劍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
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
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
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

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逢蝗聚境
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
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
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
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神道碑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
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
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
不共來呂氏家塾記

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

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
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脩城使民
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旱
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
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神道碑○南豐集有
趙公越州救災記

趙閱道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
米價踊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
者任增價粟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
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

聲在成都抗越尤著記聞

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
已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
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
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
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
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
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
養氣安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
如平時子岷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

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
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
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

神道碑

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
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
為世稱道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抗
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
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神道碑

韓忠獻公之守安陽人將鬪訟輒自止曰吾

非畏汝慙見侍中耳郡幾至無事趙清獻
再守錢塘天下劇郡清獻公從容爲之其
政本於愷悌然不嚴而肅民莫敢犯議者
謂二公治民雖西京所稱循吏不能過也

呂氏家
塾記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
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聞見

後錄

蘇內翰銘公之碑曰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
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

二百十五

王之二

一

張洪

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知清獻公
無適不冝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
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
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
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
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